

千寶搜神記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884B

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
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尙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顧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晉散騎常侍新蔡干寶令升撰

序

搜神記一書，集古代民間傳說之大成，而亦爲後世民間傳說之濫觴，在中國古代說部中，要亦佔有相當之位。昔人往往誤以搜神記爲言神志怪之書，而屏棄不讀；卽近人亦多誣爲神怪小說之流，而不屑一讀，臧穀亡羊，其弊一焉。

搜神記爲晉干寶所作，然是書傳本二十卷，已非原書。四庫總目疑其卽諸書所引，傳以他說成之。惟其人多見古籍，頗明體例，書中諸論，亦非六朝人不能作，與其他僞書不同耳。後搜神記十卷，舊題爲晉陶潛所作，則爲後人所僞託無疑。總之，作者之真僞以及原書與否，均不足爲是書詬病，蓋民間傳說之通例，固皆經復人增改，或逕抄錄他人之作品也。

民間傳說與神怪小說之分野，前者爲有歷史上之根據，而後者則爲文人所編造。搜神記中所收之傳說，如「蠶神」、「盤瓠」、「細腰」等故事，或爲整個流傳於後世，或幾經遞變而蛻成現行之傳說，要皆深入民間而可供吾人所考察焉。至書中亦有大同小異，而兼收並載之故事，爲結構相同者，有「北平田瑛妻」、「晉時吳興人父子」、「由拳老嫗」與「古巢老姥」等四則，爲演繹分歧者，有「安陽書生」、「魏郡張奮」與「丹陽道士謝非」等三則。凡此皆爲民間傳說之本色，不徒可供吾人之賞鑑，且可供吾人研究之資料也。

是書歷代遞刊，以訛傳訛，在所不免。經太忙先生標點一過，魯魚亥豕，多所更正，便於讀者多矣。吾人爲欲研究中國古代之民間傳說，則除楚辭淮南子等書外，搜神記似有介紹於當今讀書界之必要。

新式標點 正續搜神記

正集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父。赤將子鬻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繖，故亦謂之繖

寧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寧北山中，故謂之寧封子。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

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上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出水，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徵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祕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

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祈叱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鳥，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乞，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許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顏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使自前膾之，周賜坐席。公曰：「今旣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救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

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勅勅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賣酒一罌，脯一片，手自傾鬯，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卻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燒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且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住建安方山，從其師白羊公杜受玄一無爲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來東海，暫過秣陵，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啗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積月不教。吳主怒，敕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縛猶存，不知琰之所之。

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嚮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爲之傾。見光在

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繚問待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繚。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卽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士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吳猛，潁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祕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卽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卽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水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纈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

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履，獨絲履存焉。

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陽人氏，以建康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霧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墻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羈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曰：「逍遙雲漢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且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轎駟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著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蓬教，曹雲石磁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態，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楊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

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唱發，籠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遠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婦因以安。又有大樹，樹有精，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或云：「漢武帝時，殿下有怪，常見朱衣披髮相隨，持燭而走。帝謂劉憑曰：『卿可除此否？』憑曰：『可。』乃以青符擲之，見數鬼傾地，帝驚曰：『以相試耳。』解之而甦。」

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噉之，乃命計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陌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陌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覩而笑。登年長，陌師事之。後登身故，陌東入長安，百姓未知陌，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陌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趙陌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陌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

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爲脯。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襦一領遺之。

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歛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善爲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爲虎所殺。」

謝紉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卽命作鱸，一座皆得徧。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旣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爲幻，陰乃試之，真斷絹也。其吐火，先其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饋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蠅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於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鱔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鱔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鱔魚池。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

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饌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吳孫休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

吳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覽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子，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往。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

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捉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瘥。」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始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顛出之。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輕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安術，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籠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園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徙爲太尉長史，遷魯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與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蹟索隱，窮神知化，雖陸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筮卜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往迎之。」須臾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與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跼蹐，頗能別者，願將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卽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官）舍久遠，魍魎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烏一雉，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

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熊，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鳥，不亦過乎？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天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卽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飲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耳。」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廬人也，性深沈，有思義，少爲書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

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爲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可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智卜之曰：「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爾。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萬餘。於是業用旣展，病者亦無恙。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大愕懼，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免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旁人槌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趙固所乘馬忽死，甚悲惜之，以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宜持歸。」於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歸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頃之，馬卽能起，奮迅嘶鳴，飲食如常，亦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

華，振動游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爲致之，卽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晏，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得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晏誌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遂顛覆，獨得免焉。晏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晏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晏洗沐，重易巾櫛。晏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旣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考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晏泣言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晏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卽活之效。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顧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至，亭中妻遂賣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乃命取箸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

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罌，以銅柁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善占卜，亦行京房厭勝之術。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躡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須臾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病遂瘥。

會稽嚴卿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而非刼也。」序不信。卿曰：「旣必不停，宜有以讓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

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暹，琅琊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

一曰玄冥。

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閣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拍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叩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勅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間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

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脯，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煩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勅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襪履皆精好，又給使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卽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廿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僕速發。中流舟不發。

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潛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禪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腹得書刀焉。

南州人有遺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懼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刀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此是鄰亭驢山君使至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永嘉中，有神見兖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箏篋，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糜竺字子仲，東海胸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瘥，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漢陽漢長劉紀嘗言我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失其柩。夜開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冢，遂改爲君山，因立祠祀之。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縲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筮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劉赤父者，夢 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咸寧中，太常卿 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 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便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鄞縣 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

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之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陳郡謝玉爲瑯邪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旣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旣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

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笑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歎歎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本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瘥，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舊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真，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入地百尺。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邱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且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尙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蜺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山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蛻化爲蜮射人。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傳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周哀王八年，鄭有一婦人，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魯嚴公八年，齊襄公田於貝邱，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鬪。」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秦孝文王五年，遊胸衍，有獻五足牛，時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

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悻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中。燕王丹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鵠鬪於燕宮中池上，烏墮池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鵠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于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顯征刼殺，厥妖烏鵠鬪。」

景帝十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蕪萊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往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昭帝時，昌邑王賀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至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空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至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代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

凡枯斷復處，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戲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之，見巢盡墮池中，有三戴鵲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後卒成易世之禍云。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至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高一丈一尺，七枚皆死。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樞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永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漢哀帝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旣棺殮，積七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子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爲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王莽篡位。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媿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漢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烏生子三足，大如雞，色赤，頭有角，長寸餘。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擅殺，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下體。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妻孫壽所爲，京都翕然，諸夏效之。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踣眉啼哭，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邪傾，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冀舉宗合誅。

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漢靈帝數游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下大亂。古志有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于三六，當有飛龍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於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於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徒衆數十萬，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至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荆揚尤甚，乃棄財產，流沈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

靈帝建寧中，男子之衣，好爲長服，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

之皆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刼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幸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俱具。其五年十月壬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又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之後，朝廷繹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光和四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之，因忽不見。

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宛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昌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

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壘，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壘，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

急殄，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尸有兼屍，蟲而相食者，魁櫬挽歌，斯之效乎？

靈帝之末，京師謠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殮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建安七年，越譚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敗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里。」卽遣馬里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魏武惡之，遂寢疾，是月崩，是歲爲魏武黃初元年。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鷹生燕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魏齊王嘉平初，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魏景初元年，有燕生巨殼于衛國李蓋家，形似鷹，吻若燕。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

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差動，吳城兩門飛落，明年權死。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是時孫皓承廢故之家，得復其位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烏程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蓋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象也。

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案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玉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晉之禍徵也。

胡床貂襜，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蠶蚊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畦，數日之

後，則皆爲牝。

太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皆字曰龍。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大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其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於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革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

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付託不以至公，思啓亂之應也。

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及惠帝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死于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傳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初作屐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至太康中，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異，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緡急束其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其末年遂有懷惠之事。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綰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咸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破也。」夫氈，胡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爲綰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自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楊柳之應也。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及帝晏駕，王室毒於兵禍。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璿瑁之屬，爲斧鉞戈戟而載之以當笄。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飾異等。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蓋妖之甚者也。於是遂有賈后之事。

晉元康三月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元康五年三月，臨淄有大蛇長十許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見。

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其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

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禰石，高禰宮中求子祠也。賈后妬忌，將殺懷愍，故天怒，賈后將誅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儆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

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歎相告曰：「石來。」尋而石冰入建鄴。太安元年四月，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竟入，

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中，江夏功曹張騁所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怖，因給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又言曰：「歸何早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卜者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兵起，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耀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頭，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爲將軍都尉，未幾而敗。於是一郡破殘，死傷過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敝之象也。道者，地里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疫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就視則亡焉。其後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永嘉五年，枹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時帝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有獬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鼯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永嘉六年正月，無錫縣欵有四枝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璞筮延陵鼯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生木，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瑋。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

遂也。一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爲元帝所敗。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縷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晏駕。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帔，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帔，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帔，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膺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爲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瓠，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旋覆下流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冤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冤氣之應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應也。

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災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此臣而行君，亢陽失節，是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紉，識者曰：「紉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爲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紉，臣道侵君之象也。」爲衣者上帶短，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無口無殺，下大之象也。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杖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說曰：「易說枯楊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形也，創爲長柄，將執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爲八，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歷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舜龍顏大口，手握袞。宋均註曰：「握袞，手中有袞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祚也。」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卽至，洽于四海。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麟，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豐沛之邦，有赤氤氳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未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亦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印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死人胸，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一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

都水馬武舉戴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後漢中興初，汝南有應樞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祥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子孫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字鴻卿，初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憲字寧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卜，云：「此吉祥也，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後五年，從大將軍南征，居無何，拜尙書郎，遼東太守，南征將軍。

常山張顥爲梁山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太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卽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

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贖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賈誼在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於坐隅，良久乃去。誼發言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謀舉義兵。兄宜教授，諸生滿堂。羣鵠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驚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數有怪，一犬著冠幘絳衣上屋，歛有一兒蒸死飯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吳戊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叛合門被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問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冒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慙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鐘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縊死於鐘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者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庾亮字文康鄆陵人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養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於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飢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邱爲徐寵所殺。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噲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舜攀天而上湯夢及天砥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

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周擘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資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雨堂」。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篤，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因苦腹痛病。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後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漢靈帝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渤海王愷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愷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

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云：「如此，死期可急。」還與家別。

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得見家也。」問一日，三人同時死。

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搏藉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及覺卽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云：「卿知我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爲凶具。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卽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瘥。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於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王游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卽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一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羸曰：「可。」有頃，聞雁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鼉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揚。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殺之，乃鼉也。左手持鼉頭，右手拔左驂，燕躡鶴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

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許嫁而不果，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後夢見曰：「還君物。」覺而得昔所與香纓金釵之屬。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爲碧。

漢武帝東游，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百姓，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

百姓嗚嗚，無所控訴，各盡在輔。今郡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于天地，當啓佐，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卒於湘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虎踰州境，忽然不見。民共爲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王祥字休徵，瑯琊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入其

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

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勸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泔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子。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乃仰天歎泣，脫衣上冰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此與王祥王延事同。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病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聞彥暫行，取鱗蝮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於此遂愈。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

郭巨，隆慮人也。一云河內溫人，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備質，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舉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黃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新興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會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一窟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樹庭。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僧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

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衛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爲文帝所殺，哀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

健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社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

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賁年三歲。乃各作繡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承上，尙書乃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象其形，令知至孝。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之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姑。太守聞之，捕殺盜賊，賜妻縑帛，以禮葬之。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既退，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袞亦無恙。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怒，王囚之。論爲城旦。妻密遣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妊。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

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成，而妖魁詐迎婦去。明詣卜者決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一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婦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後漢南康鄧元義，父伯考爲尙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終無怨言。時伯考怪而問之。元義子朗時方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旁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見之，乃自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舁尸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屨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

「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信。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鼈，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蜚也，稻之爲蜃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雀之爲蜃也，蜚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牙爪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嘗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易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溼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季恆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蝮、蝮，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黃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犬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窻，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如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窻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菽，卒時爲鶉，此皆因氣化以相感而成也。」

吳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入。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去故地卽死。旣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俱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耳。」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溷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又曰：「溷小水精生，砥，砥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脣如丹，目如鏡，毛角

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旁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旣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江漢之域，有羆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卽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卽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猢猻，一名馬化，或曰猢猻。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猢猻馬化之子孫也。

臨川問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噓，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

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取石鱉，就人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祝之祖也。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廬江耽樅陽二縣境上，有大青小青，夥居山野之中，時聞哭聲。多者至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鄰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則爲小家。

廬江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丈，能噉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魍魎鬼物。

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漢永昌郡不遠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囊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

也。一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乃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污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於華嶽山，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夙履，高掌遠躡，以流河曲是也。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卽空。廬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載，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卽至大雨，今往有驗。

空乘之地，今名爲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旣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將以犬血塗門，嫗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在今朔州。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

江東名餘腹者，昔吳王闔閭江行，食膾有餘，因棄中流，悉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筍，猶有膾形。

蜚蠊，蠅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方有蟲名蠖蠋，一名蠖蠋，又名青蚨，形似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姻蠃，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蠶子育之，則皆化成己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木蠹生蟲，羽化爲蝶。

蝟多刺，故不使超踰楊柳。

崑崙之蠪，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育滋長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澣布。此非山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旣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

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於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褊，言語侏儻，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繡符傳祖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卽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髯橫裙盤瓠子孫。

稟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豬圈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嘗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己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鵠蒼，銜卵以歸，遂生兒，爲徐嗣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葬之徐里中，有狗壘在焉。

鬪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鵲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袁弼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得不死。

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落熾盛。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野中。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於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擲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擲兒應募，因應爲蛇，令媪遺灰誌其後，謂媪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有泉出穴中，匯爲池，因名金龍池。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姪，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我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舌唾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兔絲。故服怪草者恆媚於人焉。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穀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鼃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鼃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鼃肉。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盆水中有一大鼃，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遂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尙存，竟不治喪，此與江夏黃母相似。

吳孫皓寶鼎元年六月晦，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爲鼃，其狀如黃氏。騫兄弟三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瀉水其中，鼃入坎游戲，一二日間，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

關以杖撻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使聞呻吟之聲曰：「喲喲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於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愜愜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于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關，與君誓爲夫婦，以結終身。父母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念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冢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于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壽一百三十歲，實謂精誠貫于天地，而獲感應如此。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欲適之，女不願行。父母逼之，不得已而去，尋病死。其男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敝哀而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女卽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如初。後夫聞，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祕書郎王導奏，以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請還開冢者，朝廷從其議。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顛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來，今卻得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于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卻蘇。後文合欲驗其實，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卻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乃大驚歎，竟以此女配文合焉。

漢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獲我頭。」仲驚遽便出走，會爲縣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過西門外，適見外兄劉伯文，驚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爲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件否？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爲家人所葬埋，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殮，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耶？』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兼勅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案行部，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

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大。」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

漢陳留考城史炯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塋之，杜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鄠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死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人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廬衡等山，旣而遣歸。妙解占候，知吳將亡，託病不仕，還鄉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否？」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

吳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叫，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甚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

人怒，榮吐逐使去，榮便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梯卽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卽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飴，幾種鮭。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其脊，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云當活。

晉咸寧二年十二月，瑯琊顏幾，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瑤自治，死於張家，棺殮已久。家人迎喪，旛每繞樹木而不可解，人咸爲之感傷。引喪者忽顛仆，稱幾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當復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家，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便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其弟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於是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含乃棄絕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後更衰劣，卒復還死焉。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桓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旣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

魏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耶？將一朝歛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晉世杜錫字世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委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漢桓帝馮貴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肉小冷。羣賊共奸通之，至鬪爭相殺，然後事覺。後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貴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家，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侍列。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繾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卽生瘡，至死不瘥。

昔顛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瘡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攤，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

「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搗殺人，賊趨欲殺序。

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衝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遂伏劍死。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穎乃還眠向寐處，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曰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鬻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壑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

掘之果然。斲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斲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今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

夏侯愷字萬仁，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其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妝，面上有黑點。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鬪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促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佯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漢建武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麵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醉酣於林中。」

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顧借貸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嚙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欲亦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言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灌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也。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闔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旣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

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妝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氣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殮，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敍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家。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惟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以上，生肉如人，腰以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遣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

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裙，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家。」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家，家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裙，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之，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麇，舉弓而射，中之。麇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麇。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卽有一人提一樸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使勅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妝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樸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擗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沈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與女三歲男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鏡，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鏡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鏡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裏是鬼魅，僉遙睡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鏡，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歛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

氏女郎棺中鏡。」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得鏡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費還白。母卽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鏡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脾。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傷左脾，以襦中綿拭血。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謂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亡取之。又買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婦尙不知有此，妹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

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得知妖物之爲。

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悲爲廝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刼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刼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刼，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常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云：「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爲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召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肯請人之父而淫人之女，若復見來，便當斫之。」後果得怪。

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卽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

膏去半，爲掙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誕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冒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殺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卽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載汝屋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卽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魏黃初中，頓邱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一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躍馬前，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捉之，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因說向者事變如此，今相得爲伴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語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懼耶？」對曰：「其身如兔，兩眼如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卽行推索，乃于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狀如是。

袁紹字本初，在翼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

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復能橋，便瘥。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衝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餘，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辭汝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吹釜不沸，舉甌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卜。卜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太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扣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關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云。

晉惠帝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一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往視，悉不復見。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柑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柑，乃聽汝去。」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

嘔吐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家有怪，每夜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劬，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飭甬也，卽聚燒之，其怪遂絕。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乎？」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塗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塗以灰，樹斷時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斷中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

「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魏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鄢陵家，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枝葉扶疏，蓋地數畝，不生穀，遣客伐之。斧數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突出往赴叔高，高以刀逆格之。如此凡殺四五頭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所謂木石之怪，夔蝮蝻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吳時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牽挽之，船自飛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唱喚督進之音也。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爲老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盼顧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辯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移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

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懼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魍魎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條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卽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矜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及買羊肝於前切之，齧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砍之，伯祖

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遂上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即無聲。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頓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呼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卽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矐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錄事掾白今尙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使上，未暝，樓簾階下復有火，勅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擎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絕。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陳郡謝鯤，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夜四更，有一黃衣人呼鯤，字云：「幼輿，可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令申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其臂遂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尋血取獲，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豬欄中，見母豬臂有金鈴。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平田琰，居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挂廬，復與見一白狗，攫鷹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而死。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戒，事有條貫，鞭扑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絕，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數年，家益厭苦。其後飲酒過多，辭而形露，但得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尉。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叩關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

一老狗，白軀猶故，至閣便爲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絕。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恠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迴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織，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卽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則殺人。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往廡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着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適休，似未寢。」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卽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蝸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蝸，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得老母

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有常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時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止亭宿。吏啓不可，應不聽，迸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叩閣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間復有叩閣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旋又有叩閣者云：「一部郡府君相詣。」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部郡府君不應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竟，而部郡忽起，至應背後，應乃迴顧，以刀逆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應乃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跡，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一老稀也，部郡，是一老狐也。」自是遂絕。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坐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盜用密窆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盜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晉武帝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撩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

及雞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經柱側，傷于刃，病不能登。於是覺之，發徒數百，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骸盈宇之間，於是豐府舍，更立之。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蛇。

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鬮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鬮，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鬮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錘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

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輿，明日遂行。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絕。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飲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以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冢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答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未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聞之，歎曰：「此謂命也。」

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爲一翁，求治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

輒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窟爲七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雀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窟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爲鷓鴣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隋縣澧水側有斷蛇邱，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逕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邱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之，放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一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躅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慚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

昭之被橫錄爲刼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嚼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遇太守鄭瑒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觀火蹤跡，因爾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

太興中，吳氏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舟，復入草中。徒伴怪之，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于親戚。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旣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塵，射之，塵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塵而入，卽時蕩死。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窺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卽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邳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而飴之食，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粲然。今水淺時，被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卽有聲，恆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妯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妯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續集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游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

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二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如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韻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開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真）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空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探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木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鷗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蚤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鬚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輿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瓣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蒿莢，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喜誦神咒，役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於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劔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飲食，無不吐血而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惺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爲之驚喜，即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牀，覆二角，各覆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罌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歎歎，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

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雌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卻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瘥，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瘥，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盆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盆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馳，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森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船頭，漁父以楫棹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一作周晁）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獲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十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君家大不吉，僕尋爲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

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百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業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隕。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癯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螿，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螿口，悉無損動，乃係螿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澆螿，螿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螿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螿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或作潭潭）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噲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瘥，或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二或作茗）瘥。」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更來詣其門，便相向辟易，欲退卻，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藉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

當與三歲。天明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遠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馳白其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尙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呼，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廡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今已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尙虛爾。」卽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尙未至。」遂往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鉢一盤，清酒

一升，醜其喪前。去廩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粥。既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兒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云。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梭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爲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中鬪爭，吾賞忿之，作一咒於庭前，卿歸，豈能謂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絕，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既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己未應死，偶悶絕爾，可開棺出我，燒車釭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廩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

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廢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上，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而別。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鄉字上一多餘字）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糴，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糶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法。」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飮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旦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

留此穀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祠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笠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異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嘖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嘖訖，其神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尙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竊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歛歔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會稽鄧（音衍）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得之，常思鱸，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廢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白頭公，白玉也）拄杖光輝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整，衣服鮮潔。望見周，謂曰：「日已向暮，前村尙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

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家，家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豫章人劉廣，（劉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

桓大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爲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綫（或作緩）復一綫，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鄰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卽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婦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家爾。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舫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弦節之聲，及香氣氳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卽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充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之，具以狀對。既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

日，充臨水戲，遙見水邊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充又與金碗而別。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家，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郝鑿，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家，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家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牀，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刼，明府急見救。」令便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家中啾啾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暝不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痣如葦葉，一人折斷其前兩齒，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己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酌以酒餼，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晉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邈，乘船往晉陵，會閩發，迴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家，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家，此人便去。邈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冢間。邈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

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耳。」遂聞此，卽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遂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卽打壞奴。甘羅言訖，忽然便失，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旣無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旣蒙恩德，何敢復煩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相從，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髻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未先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數行遂瘥，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

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睡乏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有一僮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僮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罽捕，即縛得鬼。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赭衣袴，在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弼，爲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書多張功費，長百萬餘，以其贓誣弼，而實自入。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典對證。」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參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瘥。」母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卽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顏狀如此。」卽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果得一磚，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

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卽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卽於他家煮治葛取二升汁，密齋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旣訖，便擲破甌走去。須臾間，在屋頭吐，噴怒非常，便棒打窗戶。劉先已防備與鬪，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遂絕。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鄰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卽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斷。旦往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攀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八面猴身，一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得大蟹。」

「王曰：「汝此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稱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靈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聲。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嘗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頂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提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便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甘美異常。精甚怪，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卽隱不見。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爲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

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一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頤尙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叔共擊之，不勝而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如烏鴨，以問鮑靚，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塔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跟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床前聞狗聲異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尙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卽於後園中瘞之。明日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卽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塹頭合埋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永嘉五年，張（一作高）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焰十餘丈，樹巔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燭體百頭，布散在山中。

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葱，未經袖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釜（古音切）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於是還家，賣糴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板常沈沒，然時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卽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戶，二板夾兩邊，一日卽至豫章。爾後板出，便反爲凶禍，家大軋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泮柯處有梓樹，今猶存，乃聶友向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閣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下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旣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虎，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之，旣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旣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

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帽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郡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郡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笑然未得噉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餅擲狗祝曰「養汝數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舉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溼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於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人卽出之繫之而去卻後五日狗夜走歸

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燕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口上行行聲如平常未經

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恰衣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勅子弟令舉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恆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嘗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藉博相戲。時有郅伯夷者，宿於此亭，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藉博。伯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需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於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旣行矣，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啖下喉，覺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鬻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穿，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啐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帶絳綾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

裘能解此，則無憂。」裴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跟，匍匐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裴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危。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裴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裴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裴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裴，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作聲。」音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裴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裴。會諸侯見斥事不成，裴即殺音等。伯裘乃謝裴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裴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往來也。」遂去不見。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鱗（音提）魚。女以己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曰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牀，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

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海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卽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鎚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鎚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作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旣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妝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

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回首視此人而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884B

正續搜神記
續集



一一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千寶搜神記

標點者 朱 太 忙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